

梦里是清凉的早晨，云从东边飘来，你从云中走来，阳光轻盈的撒落在你纤弱的肩头，伴随着你缓缓的脚步，悠悠走进一片树林。

我送你一束花吧。含苞的蕾与半开的蕊，环绕着盛放，他们带着玲珑剔透的朝露，并着你长袖的清香。

请别问我——赠与你的是我的希望，保留的是我的理想。

你看，每一棵树干刻下两个名字，他们饱经沧桑，为此我们挥汗二十年，为何退回原点。如果有那么一种轮回，应该是在萌芽之前。

我迷茫了，朝雾渐生，原本不应在阳光下的，他们是两种不一样的个体，单纯的、饱含赞扬的寓意。树也迷茫了，一大片树冠被冉冉托起，高高悬挂在空中；小草也迷茫了，青翠顿失，彼此之间的视线阻断，依靠许久以来的熟悉寻找花儿的香味。

就在迷茫的前，我拥有优越感。一片天，一片地，一片树林，独一无二，没有之一。刹那间，设计师的图纸是空白的，怅然若失，恼恨念念不忘——到底谁给你勇气让你感觉到优越呢？

记得意气风发时，喜欢癫狂，喜欢任性，然后总要经历挫折和失落，开始学会反思悔悟。一觉醒来，恍如春梦。每每思及过往，方知痛彻心扉的滋味，那么多错话傻事，那么多荒诞不经，教一个人怎么能够容纳。

你，还要坚持么，还要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么？康熙要雍正做一个孤臣，你要你自己孤心，做一个孤人。

如果给自己著传，一定注重在曾经一段迷失的岁月：那时候冰火两重天，时时刻刻悬崖边徘徊。因为，荒诞到失去意识，等你醒过来，你刻意的、在意的，骤然屈指可数，而这代表终其一生。

忘了屈辱与悲情，腾出时间紧捂流着殷红的伤口。

起风了，一阵阵的风，一股股的风，吹散浓雾，却还是不见阳光。原来风有了颜色，一阵阵的，一股股的，浓墨般涂抹在每一道白隙。

“让他们妖吧，心是自己的。”你转身捧着花束说。

“你要走了，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？”

“我叫流光。”

开始下雨了，不经意间，下了一场总是不喜欢的黄昏雨。我腾出一只手，捂伤，捂心，朝着一条早已划定的线路行去，人生总有很多事要做，比如，理想。

(原创散文 谢绝转载)

袁昌平 2019.07.19 宁波